

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覽本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子部

說苑卷十一

九至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說苑卷九

漢 刘向 撰

正諫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為難而諫其君者非為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為也三諫而不用則

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為也是故諫有五一  
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讐諫五曰諷諫孔子  
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  
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  
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  
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  
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  
而曹羈合禮

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先  
言歸者致死不赦顏燭趨進諫曰君樂治海上而六月  
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景公援戟將  
斫之顏燭趨進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殺關  
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臣之材亦非  
此二子也君奚不所以臣參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  
說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內矣

楚莊王立為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惡為人

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鼓鐘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禡衽右朝服曰吾鼓鐘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荆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刀刎鐘鼓之懸明日授蘇從為相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斂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

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  
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  
坐殿上則出鐘磬竽瑟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為樂咎犯  
對曰臣不能為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  
隱臣竊顧昧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詘五指  
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為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  
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盡而峻城闕二  
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

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敢  
達平公曰善乃屏鐘鼓除竽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孟嘗君將西入秦賓客諫之百通則不聽也曰以人事  
諫我我盡知之若以鬼道諫我我則殺之謁者入曰有  
客以鬼道聞曰請客入客曰臣之來也過於淄水上見  
一土耦人方與木梗人語木梗謂土耦人曰子先土也  
持子以為耦人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子必沮壞應曰我  
沮乃反吾真耳今子東園之桃也刻子以為梗遇天大

雨水潦並至必浮子泛泛乎不知所止今秦四塞之國  
也有虎狼之心恐其有木梗之患於是孟嘗君逡巡而  
退而無以應卒不敢西嚮秦

吳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  
者欲諫不敢則懷丸操彈遊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  
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  
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  
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黃雀延頸欲啄螳

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罷其兵

楚莊王欲伐陽夏師久而不罷羣臣欲諫而莫敢莊王獵於雲夢椒舉進諫曰王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王國亡王之馬豈可得哉莊王曰善不穀知計強國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為富也而忘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以椒舉為上客罷陽夏之師

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以為長信侯為生兩

子毒專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鬪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宴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鬪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主母懼誅因作亂戰咸陽宮毒敗始皇乃取毐四肢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殺之取皇太后遷之於蕡陽宮一一本作械陽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疾葬其脊肉幹四肢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客茅焦乃往上謁曰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皇帝使使者出問客得無

以太后事諫也茅焦曰然使者還白曰果以太后事諫  
皇帝曰走往告之若不見闕下積死人邪使者問茅焦  
茅焦曰臣聞之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  
矣臣所以求者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人也走入白之  
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行亡使者入白之皇帝  
大怒曰是子故來犯吾禁趣炊饅湯煮之是安得積闕  
下乎趣召之入皇帝按劍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  
茅焦不肯疾行足趣相過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

則死矣君獨不能忍吾須臾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  
再拜謁起稱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  
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  
聖主所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聞之不皇帝曰何謂也  
茅焦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邪皇帝曰何  
等也願聞之茅焦對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  
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貧陽宮有不孝之行從疾藜  
於諫士有桀紂之治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

竊恐秦亡為陛下危之所言已畢乞行就質乃解衣伏質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麾左右曰赦之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為仲父爵之上卿皇帝立駕千乘萬騎空左方自行迎太后蕡陽宮歸於咸陽太后大喜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枉令直使敗更成安泰之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會者盡茅君之力也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已者違楚百里

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閒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已曰若與子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諸御已來汝將諫邪諸御已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行且已聞之土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民之釁咎血成於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乎顧臣愚竊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

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  
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  
人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國危桀殺闔龍逢而湯得之紂  
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  
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賢用辯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  
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已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  
先日說寡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危一作色  
加諸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

不危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諫者吾將與為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菜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菜乎薪乎無諸御已訖無人乎

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鐘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曰昔者吾圍譚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刻令支而反者武也吾為葵丘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

抱美玉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  
寡人盡有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  
臣直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背太公之  
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壇場之上訛於一劍非武也姪娣  
不離懷衽非文也凡為不善遍於物不自知者無天禍  
必有人害天處甚高其聽甚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桓  
公曰寡人有過乎幸記之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幾  
有大罪以辱社稷

楚昭王欲之荆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游左洞  
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  
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游焉王  
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為絕我游乎怒而  
擊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駟馬徑於殿下曰今日荆  
臺之游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荆臺之游與  
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  
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

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為人臣而諛其  
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  
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  
曰若我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  
時柰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陥  
為陵於荆臺未嘗有持鐘鼓管絃之樂而游於父之墓  
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游荆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  
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諛之於十里之前而權之於百

世之後者也

荆文王得如黃之狗箇落之矰以畋於雲夢三月不反

得舟一作丹

之姬淫暮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以臣

為保吉今王得如黃之狗箇落之矰畋於雲澤三月不

反及得舟之姬淫暮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匍伏將笞

王王曰不穀免於襁褓託於諸侯矣願請變更而無笞

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

命也臣寧得罪於王無負於先王王曰敬諾乃席王王

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謂王起  
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臣聞之君子恥  
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趨出欲自流乃  
請罪於王王曰此不穀之過保將何罪王乃變行從保  
申殺如黃之狗折箇籠之矰逐舟之姬務治乎荆蕪國  
三十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保申敢極言之功也蕭何  
王陵聞之曰聖主能奉先世之業而以成功名者其惟  
荆文王乎故天下譽之至今明主忠臣孝子以為法

晉平公使叔向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對曰：「君為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

趙簡子舉兵而攻齊。令軍中有敢諫者罪至死。被甲之士名曰公盧。望見簡子大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有

夙笑簡子曰有以解之則可無以解之則死對曰當桑  
之時臣隣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往追之不能  
得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  
失國是吾曠也於是罷師而歸

景公為臺臺成又欲為鐘晏子諫曰君不勝欲為臺今  
復欲為鐘是重斂於民民之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為  
樂不祥景公乃止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

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為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  
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汝為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  
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  
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隣諸侯汝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  
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景公好弋使燭鵩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  
曰燭鵩有罪請數之以其罪乃殺之景公曰可於是乃  
召燭鵩數之景公前曰汝為吾君主鳥而亡之一是一罪

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二罪也使諸侯聞之以吾  
君重鳥而輕士是三罪也數燭籬罪已畢請殺之景公  
曰止勿殺而謝之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則跪擊其馬  
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不朝晏子睹裔教而問  
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  
出正閨則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反  
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見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

乘六馬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  
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於  
刖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於諸侯乎晏子對曰君無  
惡焉臣聞之下無直辭上無隱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  
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  
失行而刖跪有直辭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  
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  
可於是令刖跪倍資無正時朝無事

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司馬穰苴介胄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

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至公曰樂哉今夕吾飲酒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賢聖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伐越越王勾踐迎擊之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却闔廬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而父乎夫差對曰不敢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三年伐越

敗於夫湫越王勾踐乃以兵五十人一作棲於會稽山  
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委國為臣妾吳  
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  
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吳王  
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  
諫曰不可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能用人此人不  
死必為吳患今越腹心之疾齊猶疥癬耳而王不先越  
乃務伐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

遂與鄒魯之君會以歸益疎子胥之言其後四年吳將復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疾今信其游辭僞詐而貪齊璧譬猶石田無所用之盤庚曰古人有顛越不恭是商所以興也願王釋齊而先越不然將悔之無及也已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謂其子曰吾諫王王不我用吾今見吳之滅矣女

與吳俱亡無為也乃屬其子於齊鮑氏而歸報吳王太  
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其怨  
望猜賊為禍也深恨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  
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計謀不用乃反怨望今王又復  
伐齊子胥專復強諫沮毀用事徼幸吳之敗以自勝其  
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  
因輒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臣使人微  
伺之其使齊也乃屬其子於鮑氏夫人臣內不得意外

交諸侯自以先王謀臣今不用常怏怏願王早圖之吳  
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鏤之劍曰  
子以此死子胥曰嗟乎讒臣宰嚭為亂王顧反誅我我  
令若父霸又若立時諸子弟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  
幾不得立若既立欲分吳國與我我顧不敢當然若之  
何聽讒臣殺長者乃告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  
以為器而抉吾眼著之吳東門以觀越寇之滅吳也乃  
自刺殺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鷁夷革浮之

江中吳人憐之乃為立祠於江上因名曰胥山後十餘年越襲吳吳王還與戰不勝使大夫行成於越不許吳王將死曰吾以不用子胥之言至於此令死者無知則已死者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子胥也遂蒙絮覆面而自刎

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與宰予此二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相攻雖叛而危之不可顧君去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也居無幾何田常果

攻宰予於庭賊簡公於朝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故忠臣之言不可不察也

魯襄公朝荆至淮聞荆康王卒公欲還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為其威也今其王死其威未去何為還大夫皆欲還子服景伯曰子之來也為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勞不遠道塗而聽於荆也畏其威也夫義人者固將慶其喜而弔其憂況畏而聘焉者乎聞畏而往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芊姓是嗣王太子又長矣執政未易事

君任政求說其侮以定嗣君而示後人其讐滋大以戰  
小國其誰能止之若從君而致患不若違君以避難且  
君子計而後行二三子其計乎有御楚之術有守國之  
備則可若未有也不如行乃遂行

孝景皇帝時吳王濞反梁孝王郎中枚乘字叔聞之為  
書諫王其辭曰君王之外臣乘竊聞得全者全昌失全  
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  
諸侯湯武之地方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

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敢  
避誅以直諫故事無遺策而功流於萬世也臣誠願披  
腹心而効愚忠恐大王不能用之臣誠願大王少加意  
念惻怛之心於臣乘之言夫以一餗之任係千鈞之重  
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且猶  
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而重驚之係方絕而重鎮之係  
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  
容髮誠能用臣乘言一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如重卵

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弊無窮之樂保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乃欲乘重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者却背而走無益也不知就陰而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淒令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

楊葉之小而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所止乃百步之中耳比於臣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從來哉泰山之溜穿石引繩久之乃以挈木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也而漸靡使之然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於蘖可搔而絕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礲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長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修行不知其善有時

而用行惡為非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誠願  
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王不易之道也吳王不聽卒  
死丹徒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冷之  
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  
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冷之水化為  
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  
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

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  
王乃止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武  
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  
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友其亡  
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  
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  
悖父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

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暗上無聞則謂之聾聾暗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也且合菽粟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緯以成帷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距而不入者哉

說苑卷九

說苑卷十

漢 劉向 撰

敬慎

存亡禍福其要在身聖人重誠敬慎所忽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能慎其獨也諺曰誠無垢思無辱夫不誠不思而以存身全國者亦難矣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

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夫貴為天子富有

四海不謙者先天下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慎乎故易  
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  
身謙之謂也夫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  
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以衣成則缺衽宮  
成則缺隅屋成則加錯示不成就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  
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其戒之哉子其  
無以魯國驕士矣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

子何為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損吾是以歎也  
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  
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苟不知持滿則  
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  
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  
自臧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而虧敗迄今而逾惡  
是非損益之徵與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

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則昊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調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

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敬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對曰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嘆曰嗚呼亞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

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常撻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可以語諸弟子者乎常撻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常撻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非謂其不忘故耶常撻曰嘻是已常撻曰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

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敬老耶常摐曰嘻是已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摐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常摐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無以復語子哉

韓平子問於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乎天下之至堅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強萬物草木之

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此觀之柔弱者生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毀而必復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堅於剛也平子曰善哉然則子之行何從叔向曰臣亦柔耳何以剛為平子曰柔無乃脆乎叔向曰柔者紐而不折廉而不缺何為脆也天之道微者勝是以兩軍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爭利而弱者得焉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夫懷謙不足之柔弱而四道者助之

則安往而不得其志乎平子曰善

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家滅人臣剛則交友絕夫剛則不和不和則不可用是故四馬不和取道不長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由不剛也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其所敗人為善者天報以福人為不善者天報以禍也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戒之慎之君子不務何以備之

夫上知天則不失時下知地則不失財日夜慎之則無災害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為卑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餉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急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

單快曰國有五寒而冰凍不與焉一曰政外二曰女厲三曰謀泄四曰不敬卿士而國家敗五曰不能治內而務外此五者一見雖祠無福除禍必得致福則貸

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

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鳥於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

小以生巨國家必祉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亢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詭福反

為禍也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迎天時得禍反為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為福故太

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石讐言曰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國君不可以不慎也  
妃妾不一足以亡公族不親足以亡大臣不任足以亡  
國爵不用足以亡親佞近讒足以亡舉百事不時足以  
亡使民不節足以亡刑罰不中足以亡內失衆心足以  
亡外嫚大國足以亡

夫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齊項公是也齊項公桓  
公之子孫也地廣民衆兵強國富又得霸者之餘尊驕  
蹇怠傲未嘗肯出會同諸侯乃興師伐魯反敗衛師於

新築輕小嫚大之行甚俄而晉魯往聘以使者戲二國  
怒歸求黨與助得衛及曹四國相輔期戰於鞍大敗齊  
師獲齊項公斬逢丑父於是懼然大恐賴逢丑父之欺  
奔逃得歸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外金石絲竹  
之聲遠婦女之色出會與盟卑下諸侯國家內得行義  
聲問震乎諸侯所亡之地弗求而自為夾草竊才武而  
得之可謂能訕免變化以致之故福生於隱約而禍生  
於得意此得失之效也

大功之效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衰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浸塞浸亡晉文公是其效也晉文公出亡修道不休得至於饗國饗國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強楚主會諸侯背畔天子失道出居於鄭文公於是憫中國之微任咎犯先軫陽處父畜愛百姓厲養戎士四年政治內定則舉兵而伐衛執曹伯還敗強楚威震天下明王法率諸侯而朝天子莫敢不聽天下曠然平定周室尊顯故曰大功之效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文

於是霸功立期至意得湯武之心作而忘其衆一年  
三用師且弗休息遂進而圍許兵亟弊不能服罷諸侯  
而歸自此而急政事為狄泉之盟不親至信衰誼缺如  
羅不補威武訛折不信則諸侯不朝鄭遂叛夷狄內侵  
衛遷於商丘故曰衰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急浸塞浸亡  
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見賓客羣臣皆起  
田子方獨不起文侯有不說之色太子亦然田子方稱  
曰為子起歟無如禮何不為子起歟無如罪何請為子

誦楚恭王之為太子也將出之雲夢遇大夫工尹工尹  
遂趨避家人之門中太子下車從之家人之門中曰子  
大夫何為其若是吾聞之敬其父者不薦其子薦其子  
者不祥莫大焉子大夫何為其若是工尹曰向吾見子  
之面今而後記子之心審如此汝將何之文侯曰善太  
子擊前誦恭王之言誦三遍而請習之

子贛之承或在塗見道側巾弊布擁蒙而衣衰其名曰  
丹綽子贛問焉曰此至承幾何嘿然不對子贛曰人問

乎已而不應何也屏其擁蒙而言曰望而贖人者仁乎  
覩而不識者智乎輕侮人者義乎子贛下車曰賜不仁  
過聞三言可復聞乎曰是足於子矣吾不告子於是子

贛三偶則式五偶則下

孫叔敖為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麤衣  
冠白冠後來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之謂老父曰楚  
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獨後來  
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說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

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孫叔  
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  
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  
以治楚矣

魏安釐王十一年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秦孰  
強對曰不如秦強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  
賢對曰不如孟嘗芒卯之賢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  
強韓魏以攻秦猶無柰寡人何也今以無能如耳魏齊

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  
然申旗伏琴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六晉之時智  
氏最强滅范中行氏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  
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滿者三板智伯行水魏宣  
子御韓康子為驂乘智伯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國  
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  
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宣子之足肘足接於車上而智  
氏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雖強不過智氏韓魏雖

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願王之必勿易也於是秦王恐

魏公子年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冉之山東矣獨無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年曰微君言之年幾忘語君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

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給疾速無以先人剛毅勇猛無以勝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智必質然後辯之雖能必讓然後為之故士雖聰明聖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讓勇力距世自守以怯富天下自守以廉此所謂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者也

齊桓公為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桓公舉觴以飲之管仲半棄酒桓公曰期而後至飲而棄酒於禮可乎管仲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棄

臣計棄身不如棄酒桓公笑曰仲父起就坐

楚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  
豎穀陽持酒而進之子反曰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  
反又曰退酒也穀陽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醉而  
寢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於是恭王  
駕往入幄聞酒臭曰今日之戰所恃者司馬司馬至醉  
如此是亡吾國而不恤吾衆也吾無以復戰矣於是乃  
誅子反以為戮還師夫穀陽之進酒也非以妬子反忠

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羞小恥以構大怨貪小利以亡大衆春秋有其戒晉先軫是也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道之故請要秦師襄公曰不可夫秦伯與吾先君有結先君一日薨而興師擊之是孤之負吾先君敗隣國之交而失孝子之行也先軫曰先君薨而不弔贈是無哀吾喪也興師徑吾地而不假道是弱吾孤也且柩畢尚薄屋無哀吾喪也興師卜曰大國師將

至請擊之則聽先軫興兵要之殺擊之匹馬隻輪無脫者大結怨構禍於秦接刀流血伏尸暴骸糜爛國家十有餘年卒喪其師衆禍及大夫憂累後世故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

魯哀公問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聞歟對曰昔夏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不修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祀荒淫於樂沈酗於酒其臣有左

師觸龍者諂諛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支不同壇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變色曰善

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繇繇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

慎禍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  
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  
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  
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  
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  
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  
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

魯哀侯棄國而走齊齊侯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  
魯哀侯曰臣始為太子之時人多諫臣臣受而不用也  
人多愛臣臣愛而不近也是則內無聞而外無輔也是  
猶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之  
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丘吾子也擁篲帶索而哭孔子  
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丘吾子對  
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丘吾子曰吾少好學問

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不遂是二  
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  
乎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  
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為戒也於  
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

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  
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  
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殺闔龍逢紂殺王

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之謂也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修身正行不可以不慎嗜欲使行虧讒諛亂正心衆口使意回憂患生於所忽禍起於細微汙辱難湔灑敗事

不可復追不深念遠慮後悔當幾何夫徼幸者伐性之  
斧也嗜欲者逐禍之馬也謾諛者窮辱之舍也取虐於  
人者趨禍之路也故曰去徼幸務忠信節嗜欲無取虐  
於人則稱為君子名聲常存怨生於不報禍生於多福  
安危存於自處不困在於蚤豫存亡在於得人慎終如  
始乃能長久能行此五者可以全身已所不欲勿施於  
人是謂要道也

顏回將西遊問於孔子曰何以為身孔子曰恭敬忠信

可以為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故不比數而比疎不亦遠乎不修中而修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

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三曰富而貴毋敢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寬以靜思此五者則無凶命用能治敬以助天時凶命不至而禍不來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貴人者非貴人也自貴也昔者

吾嘗見天雨金石與血吾嘗見四月十日並出有與天  
滑吾嘗見高山之崩深谷之窒大都王宮之破大國之  
滅吾嘗見高山之為裂深淵之沙竭貴人之車裂吾嘗  
見稠林之無木平原為谿谷君子為御僕吾嘗見江河  
乾為坑正冬采榆葉仲夏雨雪霜千乘之君萬乘之主  
死而不葬是故君子敬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柰  
何無戒而不慎五本哉

魯有恭士名曰机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

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間三  
起不羞見衣裘褐之士則為之禮魯君問曰君子年甚  
長矣不可釋恭乎机汜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  
學恭以除其刑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尚有差跌一食之  
上豈不美哉尚有哽噎今若汜所謂幸者也固未能自  
必鴻鵠飛沖天豈不高哉繒繳尚得而加之虎豹為猛  
人尚食其肉席其皮譽人者少惡人者多行年七十常  
恐斧質之加於汜者何釋恭為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鷗下畏網羅夫人為善者少為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說苑卷十

說苑卷十一

漢 劉向 撰

善說

孫卿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持之譬稱以諭之分別以明之歡忻慎滿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為能貴其所貴也詩云無易由言

無曰苟矣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辭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辭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此之謂善說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之昔子產修其辭而趙武致其敬王孫

滿明其言而楚莊以慙蘇秦行其說而六國以安崩通陳其說而身得以全夫辭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國全性者也故辭不可不修而說不可不善

趙使人謂魏王曰為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自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與王地則王柰何故不若與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

聽之有如強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柰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吳人入荆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荆者左欲與吳者右逢滑當公而進曰吳未有福荆未有禍公曰國勝君出非禍而奚對曰小國有是猶復而况大國乎楚雖無德亦不斬艾其民吳日弊兵暴骨如莽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荆也禍之適吳何日之有陳侯從之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

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祖父老皆拜問丘先生不拜王曰父老以為少耶謂左右復賜父老無徭役父

老皆拜問丘先生又不拜王曰拜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日來觀父老幸而勞之故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自以為少故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先生又獨不拜寡人得無有過乎問丘先生對曰惟聞大王來遊所以為勞大王望得壽於大王望得富於大王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天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以備蓄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問丘先生對曰此非人

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為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壽焉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長長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人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願請先生為相孝武皇帝時汾陰得寶鼎而獻之於甘泉宮羣臣賀上壽曰陛下得周鼎侍中虞丘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

召而問曰朕得周鴻羣臣皆以為周鴻而壽王獨以為  
非何也壽王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對曰臣壽王安敢無  
說臣聞夫周德始產於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成於  
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洞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  
應鴻為周出故名曰周鴻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  
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陛下之身逾盛天瑞並至禎  
祥畢見昔始皇帝親出鴻於彭城而不能得天昭有德  
實鴻自此天之所以予漢乃漢鴻非周鴻也上曰善

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虞丘壽王黃金十斤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臣東  
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  
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祖朝對曰大王獨不聞  
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朝其君舉而晏御呼車驂亦呼  
車御肘其驂曰子何越云為乎何為藉呼車驂謂其御  
曰當呼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子今不  
正轡銜使馬卒然驚妄轢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車免

劙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得無呼車哉今大王曰食肉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設使食肉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與其禍亦及臣之身臣與有其憂深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立以為師也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

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生言事則直言耳無  
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  
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諭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  
之狀如弓而以竹為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  
說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  
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孟嘗君  
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之罪也君之過

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嫁女  
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夫子之材必薄矣尚何怨乎寡  
人哉客曰不然臣聞周氏之譽韓氏之盧天下疾狗也  
見兔而指屬則無失兔矣望見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  
得兔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孟嘗君曰不然昔華丹  
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為之崩城為之阤  
君子誠能刑于內則物應于外矣夫土壤且可為忠况  
有食穀之君乎客曰不然臣見鷦鷯巢於葦苕著之髮

毛建之女工不能為也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苦折卵  
破子死者何也其所託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  
也鼠者人之所燻也臣未嘗見稷狐見攻社鼠見燻也  
何則所託者然也於是孟嘗君復屬之齊齊王使為相  
陳子說梁王梁王說而疑之曰子何為去陳侯之國而  
教小國之孤於此乎陳子曰夫善亦有道而遇亦有時  
昔傳說衣褐帶劙而築於秕傳之城武丁夕夢旦得之  
時王也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得之時

霸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人虜穆公得之時強  
也論若三子之行未得為孔子駿徒也今孔子經營天  
下南有陳蔡之阨而北干景公三坐而五立未嘗離也  
孔子之時不行而景公之時急也以孔子之聖不能以  
時行說之急亦獨能如之何乎

林既衣韋衣而朝齊景公齊景公曰此君子之服也小人  
之服也林既逡巡而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端士行乎昔  
者荆為長劒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齊短衣而遂儻之冠管

仲隱朋出焉越文身鬚髮范蠡大夫種出焉西戎左衽而  
椎結由余亦出焉即如君言衣狗裘者當吠衣羊裘者  
當羊鳴且君衣狐裘而朝意者得無為變乎景公曰子真  
為勇悍矣今未嘗見子之奇辯也一隣之鬪也千乘之勝  
也林既曰不知君之所謂者何也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眩  
而足不陵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淵刺蛟龍抱龜鼈而  
出者此漁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羆而出者  
此獵夫之勇悍也不難斷頭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

武夫之勇悍也今臣居廣廷作色端辭以犯主君之怒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為之動也後雖有斧質之威未為之恐也此既之所以為勇悍也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為觴政曰飲不嚼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盡嚼公乘不仁舉白浮君君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蓋言其危為人臣者不易為君亦不易今君已設令令不行可乎君曰善舉白而飲飲畢曰以

公乘不仁為上客

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劒履縞舄立于遊水之上大夫擁鍾鍾縣令執將號令呼誰能渡王者於是也楚大夫莊辛過而說之遂造託而拜謁起立曰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作色而不言莊辛遷延盤手而稱曰君獨不聞夫郢君子皆之汎舟於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極萬比張翠蓋而檢犀尾班麗桂社會鍾鼓之音畢榜柂越人擁楫而歌歌辭曰濫兮抃草濫予

昌黎澤予昌州州饑州焉乎秦胥胥漫予乎昭澶秦踰  
滌湜隨河湖鄂君子晳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為我楚說  
之於是乃召越譯乃楚說之曰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  
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詒恥心  
幾頑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  
君不知於是鄂君子晳乃揄脩袂行而擁之舉繡被而  
覆之鄂君子晳親楚王母弟也官為令尹爵為執珪一  
榜柂越人猶得交歡盡意焉今尹何以踰於鄂君子晳

臣獨何以不若榜柂之人願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襄  
成君乃奉手而進之曰吾少之時亦嘗以色稱於長者  
矣未嘗遇僇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後願以壯少之禮謹  
受命

雍門子周以琴見乎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  
令文悲乎雍門子周曰臣何獨能令足下悲哉臣之所  
能令悲者有先貴而後賤先富而後貧者也不若身材  
高妙適遭暴亂無道之士妄加不道之理焉不若處勢

隱絕不及四隣訟折加厭襲於窮巷無所告懇不若交歡相愛無怨而任離遠赴絕國無復相見之時不若少失二親兄弟別離家室不足憂蹙盈匱當是之時也固不可以聞飛鳥疾風之聲窮窮焉固無樂已凡若是者臣一為之徽膠援琴而長太息則流涕沾衿矣今若足下千乘之君也居則廣廈邃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侏儒處前迭進而詔諛燕則鬪象棋而舞鄭女激楚之功風綠色以淫目流聲以娛耳水遊則連方舟載羽旗鼓

吹乎不測之淵野遊則馳騁弋獵乎平原廣囿格猛獸  
入則撞鐘擊鼓乎深宮之中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  
一指忘死與生雖有善鼓琴者固未能令足下悲也孟  
嘗君曰否否文固以為不然雍門子周曰然臣之所為  
足下悲者事也夫聲敵帝而困秦者君之連五國之約  
南面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則橫從成  
則楚王橫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讎於薛矣夫以秦  
楚之強而報讎於弱薛譬之猶摩蕭斧而伐朝菌也必

不留行矣天下有識之士無不為足下寒心酸鼻者千  
秋萬歲之後廟堂必不血食矣高臺既以壞曲池既以  
漸墳墓既以下而青廷矣嬰兒豎子採樵薪蕘者蹢躅  
其足而歌其上衆人見之無不愀焉為足下悲之曰夫  
以孟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此乎於是孟嘗君泣然泣涕  
承睫而未殞雍門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微揮羽  
角切終而成曲孟嘗君涕浪汗增歛而就之曰先生之  
鼓琴令文若破國亡邑之人也

蘧伯玉使至楚逢公子晳濮水之上子晳接草而待曰  
敢聞上客將何之蘧伯玉為之輶車公子晳曰吾聞上  
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  
得而託耶蘧伯玉曰謹受命蘧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  
談語從容言至於士楚王曰何國最多士蘧伯玉曰楚  
最多士楚王大說蘧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  
瞿然曰是何言也蘧伯玉曰伍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  
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伍子胥生於楚吳善

用之爨盆黃生於楚走之晉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  
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盆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  
今者臣之來逢公子晳濮水之上辭言上士可以託色  
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言者固可得而託身  
耶又不知公子晳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  
二乘追公子晳濮水之上子晳還重於楚薳伯玉之力  
也故詩曰誰能烹魚溉之盆黃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此  
之謂也物之相得固微甚矣

叔向之弟羊舌虎善樂達達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  
向為之奴既而祁奚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義君子  
所憂不救不祥乃往見范宣子而說之曰聞善為國者  
賞不過刑不濫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君子與  
不幸而遇寧過而賞淫人無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  
殛鯀於羽山而用禹周之刑也僇管蔡而相周公不濫  
刑也宣子乃命吏出叔向救人之患者行危苦而不避  
煩辱猶不能免今祁奚論先王之德而叔向得免焉學

豈可已哉

張祿掌門見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為之有道君亦知之乎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則是修也倉庾盈而不虛則是富也為之柰何其說可得聞乎張祿曰願君貴則舉賢富則振貧若是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矣孟嘗君以其言為然說其意辯其辭明日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張先生先生辭而不受後先生復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前先生幸教文曰

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為之有說汝亦知之乎文  
竊說教故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先生以補  
門內之不贍者先生曷為辭而不受乎張祿曰君將掘  
君之偶錢發君之庾粟以補士則衣弊履穿而不贍耳  
何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乎孟嘗君曰然則為  
之奈何張祿曰夫秦者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  
君為我為丈尺之書寄我與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  
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間謀固不遇臣矣孟嘗君曰

敬聞命矣因為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謂秦王曰自  
祿之來入大王之境田疇益辟吏民益治然而大王有  
一不得者大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曰夫山東有相所謂  
孟嘗君者其人賢人天下無急則已有急則能收天下  
英乂雄俊之士與之合交連友者疑獨此耳然則大王  
胡不為我友之乎秦王曰敬受命奉千金以遺孟嘗君  
孟嘗君輟食察之而寤曰此張生之所謂衣新而不舊  
倉庾盈而不虛者也

莊周貧者往貸粟於魏文侯曰待吾邑粟之來而獻之  
周曰乃今者周之來見道傍牛蹄中有鮒魚焉太息謂  
周曰我尚可活也周曰須我為汝南見楚王決江淮以  
溉汝鮒魚曰今吾命在盈甕之中耳乃為我見楚王決  
江淮以溉我汝則求我枯魚之肆矣今周以貧故來貸  
粟而曰須我邑粟來也而賜臣即來亦求臣傭肆矣文  
侯於是乃發粟百鍾送之莊周之室

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何對曰

歲饑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中曰欲有諫者為隱左右言及國吏罪

趙簡子攻陶有二人先登死於城上簡子欲得之陶君不與承盆疽謂陶君曰簡子將掘君之墓以與君之百姓市曰踰邑梯城者將舍之不者將掘其墓朽者揚其

灰未朽者率其戶陶若懼請効二人之戶以為和  
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  
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唯不知故事之夫  
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  
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  
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為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  
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為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識

也簡子不說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湯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愚智皆知高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賢而不知其奚若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為仁若信不知安得為聖子路曰達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挺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挺撞乎

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以事賢

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  
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  
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窮其富不分  
貧其貴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  
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  
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  
居檻車中無慙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

忽死之管子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  
說襄公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  
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  
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慙色非無愧也自  
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權也召忽死之管子不  
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  
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為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  
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為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

天下夫何為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咎犯與趙衰孰賢對曰陽處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達智不知其士衆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敢無勇也言之而不聽不賢也

趙簡子問於成搏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奚然對曰臣搏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搏曰其為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

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為晉中軍尉勇以喜  
仁其年五十也為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  
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

說苑卷十一

證案卷九第九頁前一行司馬子綦進諫按家語

綦作祺

第十二頁前六行使燭離主鳥而亡之按韓詩外

傳燭離作顏鄧聚

第十四頁後一行敗於夫湫按左傳夫湫作夫椒

第十七頁後五行梁孝王郎中枚乘刊本郎中二

字互訛據漢書枚乘傳改

第十八頁前二行故事無遺策刊本遺策訛作廢

業據漢書枚乘傳改

第十九頁前六行可極而絕刊本接訛引據漢書  
枚乘傳改

卷十第二頁後一行自益者損刊本損訛缺據集  
語所引本書改

第十頁前五行今時韓魏與秦孰強按戰國策秦  
始作

第十頁後二行申旗伏琴而對曰按申旗伏琴戰

國策韓子並作中期推琴又琴刊本誤瑟據高  
氏戰國策注所引本書改

第十三頁後七行熒熒不滅按家語熒熒作焰焰  
第十三頁後八行青青不伐按家語作毫末不札  
卷十一第九頁後五行得知王子刊得知二字互  
訛據郭茂倩樂府所引本詩改

第九頁後六行乃榆脩袂刊本榆訛擒據郭茂倩

樂府所引本書改

第十三頁前三行乃往見范宣子刊本宣訛桓據  
襄二十一年左傳改

第十五頁前一行往貸粟於魏文侯按莊子魏文  
侯作監河侯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潔

校對官庶吉士臣李廷敬

校對官庶吉士臣戴心亨

謄錄監生臣杜安詩

謄錄監生臣陳紹貴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子部

說苑卷十二

三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說苑卷十二

漢 廉向 撰

奉使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  
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既曰  
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閭喪徐  
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

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為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為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誠之曰必如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矣使

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天有燥濕絃有緩急官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遭吉則賀之凶則弔之今楚趙相去千里餘里吉凶憂患不可豫知猶柱之不可書也詩云莘莘征夫每懷靡及

楚莊王舉兵伐宋宋告急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母降道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之楚

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解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車令呼宋使降遂倍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王曰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顧謂楚君曰為人臣無忘盡忠而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莊王卒赦解揚而歸之晉爵之為

上卿故後世言霍虎

秦王以五百里地易安陵安陵君辭而不受使唐且謝  
秦王秦王曰秦破韓滅魏安陵君獨以五十里地存者  
吾豈畏其威哉吾多其義耳今寡人以十倍之地易之  
安陵君辭而不受是輕寡人也唐且避席對曰非如此  
也夫不以利害為趣者安陵也夫安陵君受地於先君  
而守之雖復千里不得當豈獨五百里哉秦王忿然作  
色怒曰公亦曾見天子之怒乎唐且曰王臣未曾見也

秦王曰天子一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亦嘗見夫布衣韋帶之士怒乎秦王曰布衣韋帶之士怒也解冠徒跣以頭頓地耳何難知者唐且曰此乃匹夫愚人之怒耳非布衣韋帶之士怒也夫專諸刺王僚彗星襲月奔星晝出要離刺王子慶忌蒼隼擊於臺上聶政刺韓王之季父白虹貫日此三人皆夫布衣韋帶之士怒矣與臣將四士含怒未發指厲於天下無怒即已一怒伏尸一人流血五步即案匕首起視秦王曰今將

是矣秦王變色長跪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秦破韓滅  
魏安陵獨以五十里地存者徒用先生之故耳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君寶之用  
子貢曰使吳責吾寶而與我師是不可恃也於是  
以楊幹麻筋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曰齊為無道欲使周公  
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百邾賦三百不識以此益齊吳  
之利與非與吳王懼乃興師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  
後而吳救之遂朝於吳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進稱曰為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為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不遣人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鳬好北犬於是乃遣倉唐縹北犬奉晨鳬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閒奉晨鳬敬獻庖廚縹北犬敬上涓人文侯悅曰擊愛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

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  
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為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  
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  
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  
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乘則能  
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  
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  
讀晨風曰歟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欷欷如

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  
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  
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  
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  
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勅倉唐以  
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  
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  
賜擊衣不以為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勅予以雞鳴

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  
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賢而近所愛非  
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摯封中山而復太子擊故曰  
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一使而  
文侯為慈父而擊為孝子太子乃稱詩曰鳳凰于飛噭  
噭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舍人之謂也

楚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在上

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使豚尹觀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君之廬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離心興師伐之其民必反莊王從之果如其言矣

梁王贊其羣臣闕而議其過任座進諫曰主君國廣以大民堅而衆國中無賢人辯士柰何王曰寡人國小以狹民弱臣少寡人獨治之安所用賢人辯士乎任座曰不然昔者齊無故起兵攻魯魯君患之召其相曰為之

柰何相對曰夫柳下惠少好學長而嘉智主君試召使  
於齊魯君曰吾千乘主也身自使於齊齊不聽夫柳下  
惠特布衣韋帶之士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對曰臣聞之  
乞火不得不望其炮矣今使柳下惠於齊縱不解於齊  
兵終不愈益攻於魯矣魯君乃曰然乎相即使人召柳  
下惠來入門祛衣不趨魯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謂饑  
而求黍稷渴而穿井者未嘗能以歡喜見子今國事急  
百姓恐懼願藉子大夫使齊柳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

齊侯曰魯君將懼乎柳下惠曰臣君不懼齊侯忿然怒曰吾望而魯城芒若類失亡國百姓發屋伐木以救城郭吾視若魯君類吾國子曰不懼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者以其先人出周封於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於齊相與出周南門剗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罪若此剗羊矣臣之君固以剗羊不懼矣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三百里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至解齊釋魯之難柰何無賢士聖人乎

陸賈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佗椎結箕踞見陸生陸生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兄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弃反天性捐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惟漢王先入闕據咸陽項籍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

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者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越則殺王已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問

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為  
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  
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  
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嘗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  
皆蠻夷崎嶇山海之間譬若漢一郡何可乃比於漢王  
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  
若漢乃大悅陸生與留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  
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佗送亦千

金陸生拜尉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為太中大夫

晉楚之君相與為好會於宛丘之上宋使人往之晉楚大夫曰趣以見天子禮見於吾君我為見子焉使者曰冠雖敝宜加其上履雖新宜居其下周室雖微諸侯未之能易也師升宋城臣猶不更臣之服也揖而去之諸大夫瞿然遂以諸侯之禮見之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謂左

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為二三子  
慚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  
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充之州乃處海垂  
之際屏外蕃以為居而蛟龍又與我爭焉是以剪髮文  
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其命冠  
則見以禮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敝邑敝邑之  
君亦有命矣曰客必剪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大國何如  
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

之披衣出以見諸發令逐韓子詩云維君子使媚于天  
子若此之謂也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辯於辭  
習於禮者也命賓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  
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慄然者三曰臣受命敝邑之君將  
使於吳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吳王  
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之禮

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處蠻夷之鄉希見教君

子之行請私而毋為罪晏子慨然避位矣王曰吾聞齊  
君蓋賊以慢野以闢吾子容焉何甚也晏子逡巡而對  
曰臣聞之精事不通亂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事  
不為者必貧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  
因此臣之所以任也如臣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  
王笑曰今日吾譏晏子也猶侏而訾高輶者

景公使晏子使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并食  
之楚王曰橘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

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萬乘無教臣不敢剖然臣非不知也

晏子將使荆荆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今方來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為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於是荆王與晏子立語有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為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王曰齊人固盜乎晏子友顧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於江北生不為橘乃為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

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荆而盜得無土地使之然乎  
荆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為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  
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  
此門賓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  
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  
在何為無人王曰然則何為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  
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晏最不肖故

宜使楚耳

秦楚較兵秦王使人使楚楚王使人戲之曰子來亦卜之乎對曰然卜之謂何對曰吉楚人曰噫甚矣子之國無良龜也王方殺子以蒙鐘其吉如何使者曰秦楚較兵吾王使我先窺我死而不還則吾王知警戒整齊兵以備楚是吾所謂吉也且使死者而無知也又何蒙於鐘死者而有知也吾豈錯秦相楚哉我將使楚之鐘鼓無聲鐘鼓無聲則將無以整齊其士卒而理君軍夫殺

人之使絕人之謀非古之通義也子大夫試孰計之使者以報楚王楚王赦之此之謂造命

楚使使聘於齊齊王饗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漢之魚吞舟大國之樹必巨使何怪焉使者曰昔燕攻齊遵碓路渡濟橋焚雍門擊齊左而虛其右王歎絕頸而死於杜山公孫差格死於龍門飲馬乎淄澠定獲乎琅邪王與太后奔于莒逃於城陽之山當此之時則梧之大何如乎王曰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刁牧

王曰刁先生應之刁敦曰使者問梧之年耶昔者荆平王為無道加諸申氏殺子胥父與其兄子胥被髮乞食於吳閭間以為將相三年將吳兵復讐乎楚戰勝乎柏舉級頭百萬橐瓦奔鄭王保於隨引師入郢軍雲行乎郢之都子胥親射宮門掘平王冢笞其墳數以其罪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士卒人加百焉然後止當若此時梧可以為其祔矣

蔡使師強王堅使於楚楚王聞之曰人名多章章者獨

為師強王堅乎趣見之無以次視其人狀疑其名而醜  
其聲又惡其形楚王大怒曰今蔡無人乎國可伐也有  
人不遠乎國可伐也端以此人誠寡人乎國可伐也故  
發二使見三謀伐者蔡也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期以一月六日而後反  
簡子曰何其久也黯曰謀利而得害由不察也今蘧伯  
玉為相史鯿佐焉孔子為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  
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象也元者吉之始也渙

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矣簡子按兵而不動耳

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行道失之徒獻空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毋擇獻鵠道饑渴臣出而飲食之而鵠飛冲天遂不復反念思非無錢以買鵠也惡有為其君使輕易其幣者乎念思非不能拔劍刎頭腐肉暴骨於中野也為吾君貴鵠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陳蔡之間也惡絕兩君之使故不敢變身逃死來獻空籠唯主君斧鎛之誅齊侯大悅曰寡人今者得茲言

三賢於鵠遠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願獻子大夫以為  
湯沐邑母擇對曰惡有為其君使而輕易其幣而利諸  
侯之地乎遂出不反

說苑卷十二